

新经典

中国儿童文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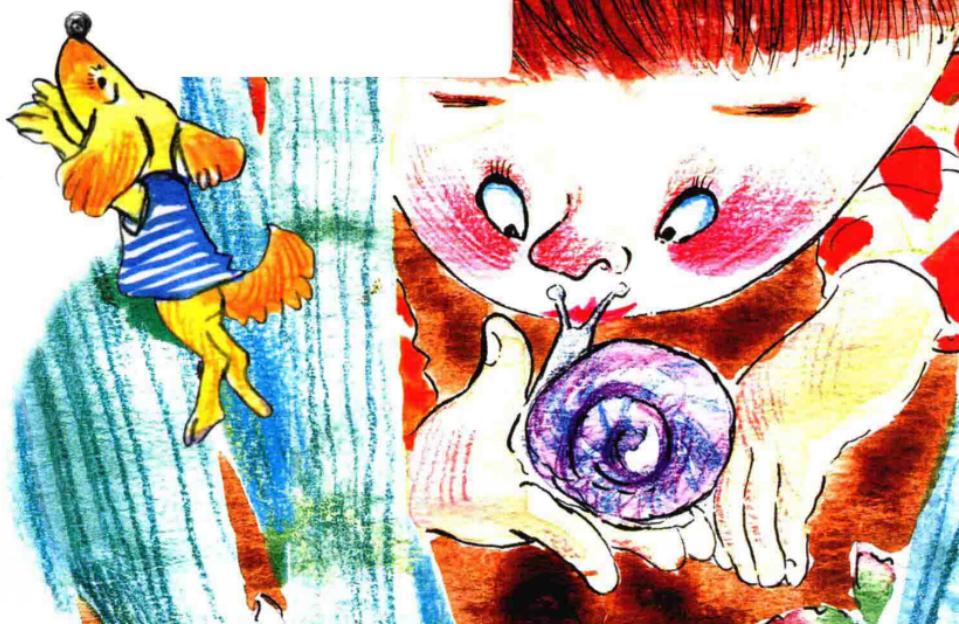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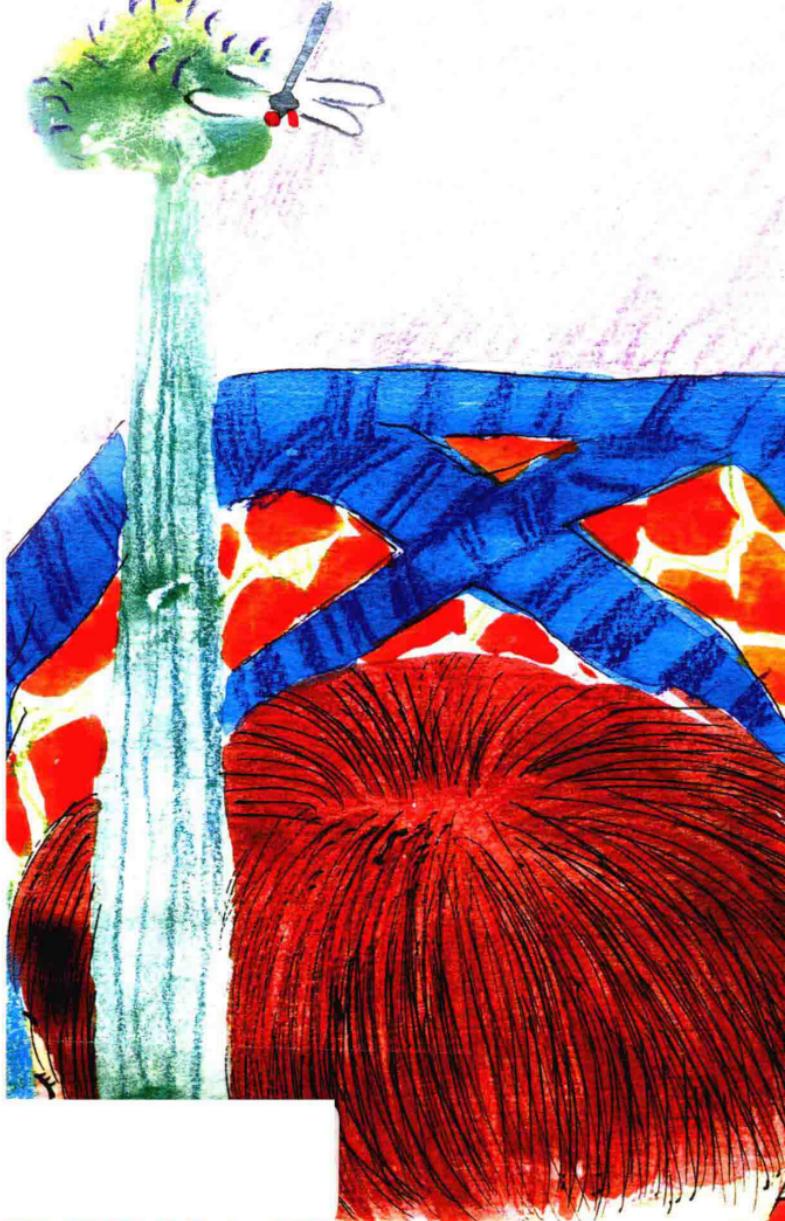
小说卷

(上)

樊发稼

少军 / 主编

山东教育出版社



中国儿童文学

新经典

小说卷(上)

樊发稼

少军

/主编

山东教育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儿童文学新经典·小说卷·上/樊发稼,少军主编。
—济南:山东教育出版社,2016
ISBN 978—7—5328—9218—1

I. ①中… II. ①樊… ②少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
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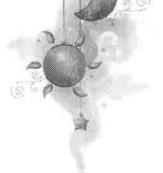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98412 号

本书收录的部分文字作品稿酬已委托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转付,敬请
相关著作权人联系。电话:010-65978905,传真:010-65978926,E-mail:
wenzhuxie@126.com。

中国儿童文学新经典 小说卷(上) 樊发稼 少 军 主编

主 管: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出版者: 山东教育出版社
(济南市纬一路 321 号 邮编:250001)
电 话: (0531)82092664 传真: (0531)82092625
网 址: www.sjs.com.cn
发行者: 山东教育出版社
印 刷: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版 次: 2016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规 格: 710mm×1000mm 16 开本
插 页: 2
印 张: 16.75 印张
字 数: 177 千字
书 号: ISBN 978—7—5328—9218—1
定 价: 26.00 元

(如印装质量有问题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)
印厂电话:0539—2925659



目 录

| | | |
|----------|-----|------|
| 海滨的孩子 | 萧 平 | /1 |
| 大肚子蝈蝈 | 浩 然 | /11 |
| 三个铜板豆腐 | 任大星 | /22 |
| 白脖儿 | 罗辰生 | /32 |
| 小船，小船 | 黄蓓佳 | /45 |
| 三色圆珠笔 | 邱 勋 | /56 |
| 大仙的宅邸 | 任大霖 | /68 |
| 失去祖国的孩子 | 陈 模 | /82 |
| 第七条猎狗 | 沈石溪 | /97 |
| 清香清香的栀子花 | 董宏猷 | /112 |
| 我要我的雕刻刀 | 刘健屏 | /123 |
| 小巷木屐声 | 金曾豪 | /137 |
| 阿诚的龟 | 刘厚明 | /151 |
| 美梦公司的礼物 | 刘兴诗 | /172 |
| 会流泪的黑毛驴 | 肖显志 | /180 |
| 假如那次没搞错 | 张 彦 | /185 |



| |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第十一根红布条..... | 曹文轩/190 |
| 走在路上..... | 梅子涵/200 |
| 独 船..... | 常新港/207 |
| 树叶小船儿..... | 卢振中/219 |
| 五颗青黑枣儿..... | 董天柚/232 |
| 白色的塔..... | 程 纬/244 |
| 出 门..... | 韦 伶/250 |
| 这一双眼睛..... | 范锡林/258 |

萧平

海滨的孩子

二锁多高兴，到了姥姥家里。他已经五年多没到姥姥家来了。

姥姥家紧紧靠在黄海边上。村北是港渠子，满潮的时候是一片水，望也望不到边；落潮时，海退走了，就露出一片黄沙滩来。村南是一条沙岭，沙岭上长满一片沙蓼，站到沙岭上就看到了海。二锁多么喜欢海啊！蓝蓝的，没边没际，闪着金光。海里都有些什么呢？鱼，蟹子，虾，还有大鱼，老师讲过海里有那样大的鱼，比房子还大。可是二锁没有看到这样的大鱼，连小鱼也没看到。二锁又奇怪：鱼都跑到哪儿去了呢？

姥姥家里有舅舅和舅母，还有大虎哥和小花妹妹。每天二锁跟大虎到海滩上去玩，海滩上的沙又细又软，两人躺在沙滩上，敞开小褂晒肚皮，太阳晒得肚子咕噜咕噜直响。大虎比二锁大一岁，但长得还没有二锁高，也是念四年级，二锁并不怎样佩服他。他还是小队长呢，自己在放暑假前也加入少先队了，可自己的小队长就比他本领强。不过大虎确实懂得许多二锁不懂得的事情。比如说吧，大虎知道什么时候上潮落潮，什么样的潮水有鱼；知道蟹子愿意在什么样的天气里爬出来；还能够在光光的海滩上一下子挖出一个蛤来；并且还会浮水。这样二锁慢慢地也就承认了：



关于海里的事情还是大虎知道得多一些。可是他干吗老爱说别人不对呢！有一次二锁高兴地告诉姥姥：“姥姥，今天我看见船上的帆啦，雪白的，那么多，站在海里一动也不动。”大虎插上嘴啦：“谁说不动，远，看不出来就是啦！”二锁在海边上拾了些好看的好像小船似的白白的东西，高兴地拿给大虎看。谁知大虎笑起来：“那是乌鱼板子，我们都往外扔，你还往家搬呢。”小花立刻就跑去告诉姥姥：“姥姥，二锁拾了些乌鱼板子来家。”真是个小长舌头，就爱多嘴！

二锁喜欢在上潮的时候蹲在海滩上，望着从天边滚来的潮水。海潮泛着白沫呼啸着向他扑来，他向后一跳，浪头只扑到他的脚跟就退回去了，泡沫飞溅了他一脸，凉飕飕的。浪头接着又扑过来，他再向后跳一跳。这样一直把海潮引到沙岭下面。他站到沙岭上，海潮却不再跟他来了，慢慢地安静下来。二锁却不高兴起来，他满想着能把海引到沙岭上来呢。

最使二锁高兴的是和大虎去拉鱼。两个人偷偷拿出舅舅的网，跑到村北的港渠子里。潮水呼呼地向岸上跑着。大虎向水里一指，压低声音喊：“快！二锁，看那一群鱼！”但是二锁却连一条鱼也没有看见。这时，大虎在他眼里变成了大人，大虎说什么他听什么。真的，网还没拉到岸，鱼在网里就乱蹦乱跳了。二锁又喜欢又急，嗓子都喊哑了。一网拉上来的鱼就装了半水桶。二锁看着这么些鱼，真像在梦里一样。

潮水退了，二锁就和大虎到港渠子的海滩上去挖蛤。蛤壳上有许多美丽的花纹，很厚，有拳头那么大。蛤深深藏在沙下面，潮水把沙冲得溜平，二锁怎么也找不到，但是大虎用小锄一下子



就挖出一个来。大虎告诉二锁，有蛤的地方有个小眼，因为蛤要留个孔喘气。二锁一看满海滩都是小眼，挖了几个眼，只挖出几个指头顶大的小蟹子来。他很失望，大虎就对他说，这面沙滩上的蛤差不多叫人挖光了，要挖就到港渠北面的沙滩上去，那里的蛤多得很。

二锁多么高兴呀，他希望回家的时候，能带一大盒子这样的蛤回去。开学的时候，在自己的桌子上摆上五个；不，十个或者再多几个，给同学们看看，一个装石笔，一个盛墨水，一个盛红色，一个盛绿色……同学们一定都围到他的桌边上来，他就送给他们每人一个；不，平常和他合得来的他才给，合不来的他可不给。

二锁暗暗盼望着大虎能领他上港渠子北面去，可是大虎却没有要去的意思。二锁有自尊心，他不愿意死皮赖脸地去求人家，心里却比什么都着急。

这天二锁和大虎从沙滩上回来，天已黑下来了。舅母和姥姥在做饭，小花一步不离地跟在姥姥背后，姥姥一转身，差点把她碰倒。姥姥生气地说：“我还能做点什么，长了尾巴啦！”小花赶紧拉住姥姥的衣襟问：“在哪里？在哪里？”姥姥正拿着一叠碗，哄着说：“好小花，去找二锁玩去。”小花噘着嘴：“我不。”二锁心里想：“你还不哩，你找我我也不跟你玩。”

吃过饭，姥姥和舅母在刷锅，大虎喂过了猪在扫院子，二锁铺了张草帘躺在姥姥门外的打麦场上。满天是星星，海风一阵阵吹来，又凉又咸。二锁睡不着，一来是因为海虱子咬，二来是因为他忘不了大虎对他说过的那些大花蛤。不大一会，大虎也夹着



张草帘来了，躺在二锁旁边，爬在二锁耳边悄悄地说：“明天咱们到渠子北面挖蛤去，你敢去不敢？”二锁跳起来，嚷着：“去呀！怎么不敢？”大虎照腿上打了他一拳说：“别吵！叫俺爹听见就糟了！”二锁伸了伸舌头，悄悄地问：“怎么的？”“怎么的？家里不让小孩子上渠子北面去，潮来了，跑不及就淹死了。”

“那咱们怎么办？”二锁有点胆怯了。

“不要紧，”大虎说，“潮一来咱就跑。”

舅舅披着件衣服站在门口，叫大虎到合作社送信去，大虎爬起来走了。二锁兴奋得胡思乱想起来，后来就昏昏沉沉睡过去了。他做了一宿梦，梦见自己和大虎挖了一大篓子蛤，抬也抬不动。可是就在这时潮来了，像一堵墙似的，他害怕得大哭起来，可是大虎已经浮着水跑掉了。潮水眼看来到跟前，他转身向沙滩里跑，可是迎面也是潮水。他用力一挣醒了过来，出了一身汗，心还在嗵嗵乱跳。日头已经爬到海当中的红山顶上，场上一个人也没有了。

二锁爬起来，夹着草帘跑回家。舅母在端饭，大虎在院里喂猪，姥姥在讲故事给小花听。吃饭了，二锁端起饭碗往嘴里直扒，好像嗓子是个直筒，饭一下子都流了进去。姥姥看得有点害怕了，放下饭碗望着他说：“锁子，你看你那怎么个吃法！”小花赶快探着头看二锁是怎么个吃法，可是二锁已经吃完了。

二锁溜到院子门口等大虎，左等右等大虎才出来了。他们相互使了一个眼色，就撒腿跑起来。

忽然后面有人喊：“虎子，你又领二锁上哪去？也不把院子收拾收拾！”是舅舅的声音。大虎像个开足马力的小汽车，一下子煞



住了。二锁的心凉了半截，可是姥姥出来说话了：“叫他们去跑跑吧！成年到头在学校里，小鬼还放三天闲呢！”舅舅没有再阻挡他们，只是说：“可不许上渠子北边去。”

大虎答应了一声，拉着二锁跑起来。

潮水已经退完了。天蓝蓝的，太阳照在金黄的沙滩上，有点耀眼。小蟹子开始打洞了，平坦的沙滩上布满了像豌豆一样的小沙球，可是还有无数的小沙球被小蟹子从洞里扔出来。这些湿漉漉的小沙球被阳光照着，像珍珠一般在空中打个转，又落到沙滩上。一阵轻微的海风吹到海滩上，带来了海水的热呼呼的咸味。

“糟了！忘了带篓子，也忘了拿小锄了！”大虎站起来说。二锁也跟着站起来。大虎往后看看，又看看太阳，摆摆手说：“走吧，用手扒扒出来用小褂包着。”

他们又光着脚板在海滩上向前跑，松软的沙球在脚下沙沙响着，胸板舒服得有些发痒。跑了一阵，面前出现了一排不高的尖头八角的石岩。满潮的时候，这些石岩只露出个头头。二锁想：“这已经站在海当中了。”转回头一看，姥姥家的房子已看不很清楚了。可是再往前一看，港渠子却还是一条隐隐约约的白线，像在岸上看到的一样。二锁问大虎：“怎么还没走到？”大虎头也不抬地说：“早着呢，十里地才走了三里。”“十里？”二锁心里有些嘀咕起来：“这不是要跑到海里去吗？”大虎没回答，只顾往前跑。二锁不能在大虎面前露出胆小的样子，所以也只好跟着他往前跑。

跑过了沙滩就是烂泥滩，脚底下越来越难走了。烂泥搀着石头碴和碎蛤皮，又粘又滑又扎脚。二锁小心地把五个脚趾头插到烂泥里，慢慢地一脚一脚往前拨，可是还不断地摔跤，白裤子和

白小褂都叫烂泥糊起来啦，屁股也跌得生疼。大虎却一跤也没有跌，平着脚板啪啪地走着，不时地站下来等等二锁。

日头快转到头顶了，终于走到了渠子边。哎呀，这港渠子老远看着像一条白线，到跟前却有这么宽，里边满可以走过一条大船呢。大虎三把两把把衣服脱光了，二锁也随着脱光了衣服。大虎一只手把衣服举到头顶上，慢慢地向水里走去。二锁也学着大虎的样子，紧紧地跟着大虎。落流的潮水很急，二锁沉不住气，几乎跌倒在水里。可是水并不深，只淹到腋窝，大虎终于扶着他走到了对岸。

过了渠子，就是一片金黄色的沙滩。这沙滩多大啊，简直望不到边。沙滩上连一个人影也没有。大虎放下衣服，两手就忙碌起来，在渠边靠水的沙滩上筑了两个沙堆。二锁正奇怪他在做什么，他就站起身来对二锁说：“我往里走，里面蛤多。你可不要离开这里，看着潮水把这沙堆淹倒了，就招呼我，咱们就走。”二锁虽然有些不愿意，也只好答应了。

大虎光着屁股向前面跑去了。二锁就躺在水边的沙滩上，瞪着眼看着那两个沙堆。日头很毒，晒得他的身上起了一层白盐。不大一会儿，他就寂寞起来了。他抬身子来看看，大虎已经走得很远。在远处的海面上，有几只海鸥在低低地飞着。他突然感到孤单起来，而且害怕起来了。怎么能不怕呢，这里连一个人也没有，连姥姥的房子也看不见，要是一下子来了海潮呢？他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，不敢想下去了……

二锁记起上年伏天下河水的事来。那是一个大晴天，他和几个孩子们在家乡的河里洗澡。河水很清，也不深，但是忽然听见



上流头呼呼响，大家叫嚷起来。他抬起头一看，啊呀！下河水了！黄水头又猛又凶，足有二尺高，吓得他拉腿就往岸上跑。西街的小发死命地哭起来，喊着：“二锁，拉我呀！我跑不动了！”可是二锁自己也跑不动了，哪能去拉他。幸亏当时富山叔在附近的打麦场上，拿着木叉跑到河边，一叉把小发挑了上来。小发的脸都吓白了……

可是慢慢地二锁也就安心了。海现在是这样静，一动也不动。海鸥还在低低地飞。他看看沙堆，沙堆还是好好的，海水没涨也没落。时间不知过了多久，他有点发困，却又不敢睡，就用手去扒身边的沙。扒呀扒呀，忽然，手指碰着一个又滑又硬的东西。他一骨碌爬起来，一看，是个大花蛤！

二锁张开嘴要喊大虎，可是念头一转，没有喊出来。他想悄悄地扒一大堆，让大虎回来吓一跳。“哼，不要以为只有你才能找到花蛤，我也能找到哩！”他在心里说。

他劈开两腿站着，用两只手向后扒，果然，不一会儿又扒出了一个。他不顾一切地继续扒起来。汗顺着额角往下滴，手指甲已经磨光了，手指头渗出血来，可是他一点也没有觉得痛。他把扒出的每一个蛤的样子都记住了。他回家要告诉妈妈和妹妹，哪些蛤是他亲自扒出来的，而且哪个是头一个扒出来的，哪个是第二个扒出来的……

花蛤很老实，静静地躺在沙滩上，不跑也不动弹。可是二锁还是不放心，把它们搬得离开渠子远远的，周围又筑了一圈围墙，围墙又高又厚，围墙上面又盖上了自己的褂子和裤子。

二锁发狂似的执着，围墙里的“囚犯”越来越多了。“囚犯”



很规矩，一点也没有要跑的意思。起初二锁还只是在附近扒，一边向围墙里张望着，可是慢慢地就放心了，就移动到远处去了，只是在押解一个新的“囚犯”的时候才回来一次。后来他觉得一个个往回运送花蛤太耽误时间，索性把小褂拿了去，扒到的花蛤都包到小褂里，集中到十个八个以后才往回运送一次。

时间是个怪东西，有时候一点钟比一天还长，有时候一天还没有吃顿饭的时间长。现在他专心专意地扒花蛤，觉得只过了一阵工夫，但是偶然抬起头来看看，日头已经大偏西了。他猛丁想起那两个沙堆来，心里一紧，就撒腿往回跑。跑到渠子边，他呆住了：沙堆不见了，渠子宽了，渠里的水也浑了。

二锁慌乱起来，他发疯一样地在沙滩上跑着，扬着两只手，挥着裤子和小褂，破着嗓子喊大虎。可是现在大虎在哪里呢？半天工夫，大虎的影子才在左边的沙滩上出现了，二锁就用更大的嗓音喊起来，迎着大虎跑去。跑一阵，觉得不对头，就又跑回渠子边看看。哎呀，海变得真快啊，海水嘶嘶的，一会儿就淹上来四五尺宽。他又迎着大虎跑去。这时大虎也朝着这边跑过来了，可是他跑得多慢呀！唉，三岁的小孩也比他跑得快。

大虎跑到跟前一看，什么都明白了。他气狠狠地看一看二锁，什么话也没有说。这时海水已经淹到脚底下，渠子差不多比先前宽了一倍。二锁看看水，又看看大虎，忽然大声哭起来。

大虎停了停说：“试试吧！你抓住我的脚，看能不能带过去。”

二锁一下子不哭了。大虎在前面走，二锁跟在后面。水淹到膀子了，大虎平着身子浮起来，两只小腿一蹬，像条梭鱼。二锁连忙用两手拉住大虎的一只脚。可是两人一起沉下去了。大虎很



快钻出水来，拉着二锁的胳膊，把他拉回到原来的岸上。二锁像呆了一样，哭也哭不出声了，紧紧拉住大虎的胳膊。这时大虎的脸色也变了。

渠子的水还是嘶嘶地向沙滩上淹着，眼看淹到二锁圈花蛤的围墙边了。大虎一转头看见了二锁的白棉布裤子，他跳过去一把把它抓起来。一忽儿，他已经用裤带的两头扎住了裤脚，把裤子按在水里湿透了，又拿起来在空中一甩，接着啪地往水里一按，两个裤筒鼓鼓地装满了空气，水面上就出现了两个大气泡。他一只手抓住裤腰，一只手把二锁拉过来，不由分说地把二锁按倒在水面上，将两个鼓鼓的裤腿套在他的夹肢窝底下。“使劲握着裤腰，千万别撒手！”他在水底下把裤腰交给二锁说，然后就一只手拨着水，一只手拉住二锁向对岸游起来。裤筒里的空气在嘶嘶地响着。

多么急人啊！一尺，二尺……大虎费力地用一只手向前游着。啊，中流过去了，可是气泡渐渐小了，二锁的身子在慢慢沉下去。大虎用尽最后的力气又向前游了丈把远，往水里一站，水只淹到腰部。二锁欢喜得心都快要跳出来，也不知道怎么跑上了岸。

大虎说：“等等，我回去把东西拿过来。”说罢就又游了回去，一会儿又游过来了，拿回了自己的衣服和二锁的小褂，小褂里鼓鼓地包着一包蛤，有大虎挖的，也有二锁挖的。

两个人朝着村庄的方向跑起来。二锁没有落在大虎的后面，没觉出脚痛，也没觉得累。跑呀，跑呀，已经跑过石岩了。二锁回头一看，身后已是白茫茫的一片，海已经跟上来了。大虎说，这里的海比南面的海走得快，一点钟能走七八里。可是，不管海

跑得怎样快，却终于落到后面了。二锁的心里轻松起来了。不大一会，他们已经来到村头上。一个姑娘挑着水桶到井边打水，看见他们，用一个指头划着脸对他们说：“不害羞，光着跑回来了。”接着又说：“大叔找你们到处都找遍了，还不赶快回家去！”

两个人来到一棵树底下，大虎帮着二锁把裤子解开，拧了拧水，晾在树上。现在大虎已经顾不上像往常那样跟他开玩笑，说他是一条刀鱼了，只是慌忙穿上衣服，一声不响地坐在草地上，害愁回去后怎么对父亲交代。二锁心里也乱得很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。他抬头向北看了一眼，那里是白茫茫的一片，他的身上不由打了个冷颤。他又看了看大虎，大虎在他眼里已经变了样，他有多么好啊！为什么过去他不觉得大虎好呢？他突然对大虎说：“大虎，你听我说，我对你好，心里真对你好，咱们一辈子做个好朋友行吗？”

可是大虎什么也没有回答。他两手攀着膝盖坐着，皱着眉头望着远处的海，过了好大一会儿，才对二锁说：“回去我爹要问起来，你什么也不要好说好不好？要说，你就说是我引你到北边港渠子跟前去的，潮水没涨我们就回来了……”

（原载《人民文学》1954年第8期）



浩 然

大肚子蝈蝈

二旺正坐在炕上吃饭，忽听外边蝈蝈叫。

“蝈蝈蝈”，叫得好听极啦！

二旺歪着脑袋听，越听越爱听，把饭碗一丢就往炕下跳。

爸爸说：“把碗里的饭吃干净了再走。”

妈妈说：“穿上褂子再出去。”

爸爸妈妈的话，二旺都没有听见。他像一只圈了一夜的小羔羊，欢蹦乱跳地跑出屋。

蝈蝈在哪儿叫呀？二旺仰着脸，在葫芦架上找一回，没有；他又弯着腰，在爬满豆角蔓的篱笆上找一回，也没有。他顺着蝈蝈叫唤的声音，追到大门外，一抬头，哟嗬，在这儿呐！

对面是贵贵家。贵贵家的门楼外边有一棵小槐树，小槐树上吊着一个小笼子。这笼子是用高粱秆的皮儿编的，笼子里边有只大肚子蝈蝈，油绿油绿的，正在高高兴兴地叫唤。

二旺刚想伸手摸摸蝈蝈笼子，坐在门楼下边的贵贵喊起来了：“别动，是我的，是我的！”

二旺赶紧把手缩回来了，凑到贵贵跟前，笑嘻嘻地说：“咱俩一块儿玩蝈蝈吧。”

贵贵说：“不！”

二旺说：“让我玩一会儿都不行呀？”

贵贵说：“一会儿也不行。都怪你哥哥！我们在地里捉蝈蝈，碍着他什么了？他告诉队长，说我们踩炸了豆角子，队长就把我们赶出来了。要不，我们准能捉好几只。你哥就爱管闲事儿！”

二旺听别人骂哥哥，很不高兴，想还嘴，又怕贵贵不让看蝈蝈，就没有开口。他围着那个蝈蝈笼子转起来，馋得他一个劲儿咂手指头。二旺多想也有这么一只蝈蝈呀！去年二旺真有过一只，那是爸爸从豆子地里捉来的。那只蝈蝈可好啦！大大的肚子，长长的腿，牙齿像一把大钳子，亮亮的翅膀像玻璃片儿；还有两条长胡须，一甩一甩的。它叫起来声音特别大，“蝈蝈蝈”，震得耳朵发酸；白天叫，黑夜也叫，可勇敢啦，太阳越晒，叫得越响。爸爸还给二旺编了个笼子，那个笼子是扁鼓肚儿，像只大螃蟹。没想到，一进冬天，那只蝈蝈就死了。二旺心疼地哭了一场，从那以后他再没有蝈蝈了。

二旺眼馋地想着，不知不觉地又伸出手要摸那蝈蝈笼子。

贵贵生气地跑过来了，一边推二旺，一边喊：“走开，走开，偏不让你玩！”

二旺没站稳，摔了个屁股墩。

这当儿，从矮墙的那边传来个声音：“别打架，别打架！”

说话的是大旺，二旺的哥哥。他是三年级的小学生，去年就戴上红领巾了。他年纪不大，倒挺懂事。这时他肩上扛着一把木杈子，手里提着一把镰刀，一边喊，一边跑，到了墙根，一纵身，“嗖”地一下从豁口跳过来了，就像山羊那么灵巧。到了二旺和贵